

张 之（濮阳市政协）

历史上安阳与邺之关系

历史上安阳与邺，实为一体，且前后相承，其关系极为特殊。兹分五方面考察之。

一、两县建制之分合交错

两县境相邻，上古均为殷地。盘庚迁殷后，均为都畿地。武王灭纣，封武庚于此，守殷祀，两县均为武庚之殷国地。周公平定三叔、武庚联合叛乱后，殷都成为废墟，两县境为卫国地。齐桓公于此筑邺，是邑，而非县。晋文公用赵衰谋，胜邺，取之（见《吕氏春秋·不苟》、《韩非子·难二》），为晋地。魏文侯七年得此，（见《水经注·漳水》、《方輿纪要》），置邺县，西门豹为令。邺甚大，不仅有此两县地。

其后，至战国，秦昭襄王五十年（前 257），秦军攻占魏国之宁新中邑，改名安阳，此地区始有安阳县。盘庚前，且勿论，盘庚至公元 257 年，约千年，安阳与邺，合而未分也。

宁新中位于汤阴县城东偏北 9 公里，安阳城东南 21 公里，今属汤阴。秦之安阳县，约当今汤阴县、安阳县之东部、南部

与今内黄县之西陲地。秦安阳县为时甚短，迄西汉初（前205），废入新置之荡阴县与新置之内黄县，存在约50年。今安阳县之北部及中部洹水两侧，皆邺县地。

曹魏曾于洹水南，今安阳城北关南部，复置安阳县，旋，废入邺县，见《通鉴》秦始皇十一年注等。自西汉初省安阳县至曹魏末，除曹魏嘉平年间，最多5年外，今安阳之大部，皆邺县地，为时近500年。

西晋于今安阳城西南1.5公里，再置安阳县，同时于今安阳永和近处，置长乐县。^①至石虎时，复以安阳为邺之永贵里，为时不久，至前秦苻坚，复有安阳，至北魏末。西晋至北魏末，约270年，两县并立约250年，并立时，今安阳县北部仍为邺县地。

东魏迁都于古邺城，省安阳、荡阴等县，并入邺县。北齐因之，北周末年，杨坚焚毁古邺城，移邺县治于曹魏之安阳城。至隋开皇十年，方恢复安阳县，邺县返回古邺城近处。东魏至此，约60年，此地无安阳县，今安阳全境，除东部冯宿以东，为临漳县境外，皆邺县地也（惟北周曾于西南隅分置灵泉县及隋初复置荡阴时，有南境一片，然为时皆甚晚，且极短暂）。

隋开皇十年起，两县再度并立，并立后，除隋中叶短暂时间内，安阳拥有古邺城废墟外，今安阳北部仍为邺县地。历唐、五代至北宋熙宁五年，始有大变动。此其间，为时约480年。

北宋熙宁五年，天章阁待制曾孝宽察访河北，奏废邺县为镇。其地西部、中部、南部入安阳，惟东部古邺城及其周围极近之处入临漳。于是，西起清凉山，沿今安阳北岭之南坡，经彪涧之南，东至韩陵山北，此线以北，原邺县西、中（包括野马冈）及南部，尽入安阳县。此后，无邺县者近900年。

① 《晋书·地理志》、《元和志》。

时至当代，日军投降后，安阳全县未统一。安阳城内分置两镇，东为新邺镇，西为古相镇。城郊分置两乡，东为邺东乡，西为邺西乡。皆统于安阳县。郊外分置两县，大体上以京广铁路为界，东为邺县（包括有临漳县今漳水南地区，治所设于安阳辛店集），西为安阳县。如此 掺揉混合之区划，无论城区或郊外，皆表现出安阳与邺之不可分割最为典型，其实质，安阳即邺。1949 年全县统一。城内废两镇，城郊废两乡，改设安阳市，与安阳县、邺县同属安阳地区。1954 年始废邺县，入安阳县。自北宋至此，除有不足 10 年复置邺县，并置新邺镇、邺东邺西两乡外，邺县之西、西南、南各部，皆安阳县地。

上述自盘庚迁殷至本世纪 50 年代初期，两县分合之历史可以概括为：两县合为一地与今安阳大部分为邺县地者，为时共约 1600 年，约当 3000 余年文明史二分之一。在两县并立时期，今安阳县北部为邺县地者，为时约 750 年。废邺县后，邺县西部、中部、南部为今安阳县地者，为时约 870 年。当代今安阳京广路东，部分地区为邺县者，约 10 年。于此可以见出，在 3000 年历史中，安阳与邺本为一体之关系。加以邺县又曾 3 次设治于安阳，今安阳城内曾半为新邺镇，城外近郊为邺东、邺西两乡，更见出二者之难以截然分割。

二、两县交互为州郡治所

安阳县与邺县交互为州郡治所，或邺统安阳，或安阳统邺。甚至两度出现表面上邺统安阳，实际上安阳统邺之状态。此种状态之实质，是安阳即邺。

盘庚迁殷，都于今安阳殷墟。以其后之安阳统全国，非仅统其后之邺也。此地区设州郡始于汉高祖十二年（见《水经注·浊漳水》），名魏郡，治邺县，时无安阳县。然魏郡城不在古

邺城，而在今安阳城西北3公里处，魏郡城也应为当时之邺县治，故表面上以邺统安阳，实际上是以安阳统邺，安阳即邺也。

三国至北周，两县并存时多，邺为魏郡之首县，而安阳为属县，是以邺统安阳。其间曾三度（曹魏、石赵、东魏）省安阳入邺，更是以邺统安阳。

周隋之际，邺县与相州、魏郡皆移安阳，古邺城废墟处别设灵芝县，为魏郡之属县，时无安阳县，表面上以邺统安阳，实际上又是以安阳统邺。安阳即邺也。

隋开皇十年起，历唐、五代、北宋，两县再度并存。安阳县隶带相州、魏郡、邺郡，而邺县为属县，是以安阳统邺。

北宋废邺县，西部（包括中部、南部）入安阳，东部入临漳。此后历代之州、府、路，以至现代之河南第三行政区，皆设治所于安阳，而临漳为属县。皆以安阳统邺。

总揽历史，除两县合而为一之时外，凡两县并存，州郡治所不设于安阳，便设于邺，交互为首县。便是北宋废邺县后，其地入于安阳不必说，入于临漳者，临漳也为设治所于安阳之历代州郡之属县，于此益见两县之为一体也。所以《通典·州郡》、《元和志》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、《历代地理沿革表》等地理专著，载此地区州郡沿革时，便以汉之魏郡、曹操邺都、晋之魏郡、十六国时之邺都、北魏之相州、魏郡、东魏之魏尹、北齐之清都尹、周隋之相州与魏郡、唐及宋之相州与邺郡，以及金之彰德府、元之彰德路、明之彰德府相承袭，不因其治所不同而不视为一体。

三、古邺城与新邺城

古邺城不必详述，即曹操基构而为杨坚焚毁者。新邺城即今之安阳城。今安阳城之为邺城，乃唐宋人之常识，不仅见于

私人著述，而且见于官修史籍。金元而后，直至现代，仍为世人认可，只是年远日久，知者渐少。兹于史籍、诗文中各举数例如下：

首先检史籍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肃宗乾元二年春正月：

李光弼曰：“得旷日引久，则邺城必拔矣。”

此《通鉴》引用唐人之语也。又，同年二月：

郭子仪等围邺城。

此《通鉴》记述之语也。按：古邺城早已焚毁，九节度围之欲拔之邺城，乃今安阳城也。《通鉴》所用地名皆当时正式名称，此处于乾元初使用“邺城”一语指称今安阳城，记实也。今检杜甫诗《洗兵马》：“祇残邺城不自得”句，仇兆鳌注引《旧唐书》云：“《旧唐书》相州属河北道，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，天宝元年改为邺郡、乾元元年复为相州，乾元二年改为邺城。”视此，《通鉴》用语，其来有自。按：安阳原为邺地，又为古邺城之郊区，邺都之一部分，自古邺城焚毁后，州、郡以及邺县均移治安阳，新筑之相州城自然即是邺城，何况又有改称邺城之记载。仇注与《通鉴》可互证。后，清《漳德府志（卢）》在其“辨误之一”中云：“后周大象初，移相州于安阳，为今彰德府治。时，改安阳为邺，也谓之邺城。”今安阳城之为邺城，可上溯至北周。再举《通鉴》“胡注”为例，以见宋元人云记载：唐乾元元年冬十二月，《通鉴》正文云：

庆绪举邺中之众七万，救卫州……（史）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，欲救邺，观望未敢进，先遣李归仁将

步骑一万，军于滏阳。

原注云：

磁州治滏阳，南至邺城六十里。

今按：磁州东南至古邺城不足 10 公里，而南至今安阳城近 30 公里，此处之“邺城”指今安阳甚明。此宋元之际人所注也。《通鉴》与新、旧唐书中，此例不胜枚举。

其次，检诗文。杜甫《石壕吏》有“三男邺城戍”句；五律有“且喜河南定，不问邺城围”句；《秦州杂诗》有“那闻往来戍，恨解邺城围”句；《洗兵马》有“祇残邺城不自得”句；均指九节度围安庆绪于安阳市，无烦详析。杜甫诗号称诗史，而其用语如此，且非孤例，可信也。后，明朱载堉有《秋日登邺城北楼》诗。古邺城早已不存，何来北楼？此指安阳城北楼也。清夏兆丰《醉白堂》诗有“更见园亭新昼锦，千古并峙邺城隅”句，无论醉白堂、昼锦堂皆韩琦事，前者苏东坡为之记，后者欧阳修为之记，两堂并存于安阳城内，全合宋朝与清朝史实，此邺城即安阳城也。又，明袁楷《汤阴砖城序》有：“（汤阴）与滏阳、邺城并峙河朔”句，滏阳即磁州，明朝与汤阴、安阳同隶彰德府，古邺城早废，此与汤、滏并峙之邺城，只能指安阳城。又，清乾隆初年安阳知县陈锡谔浚壕碑记中有句：“壕居腰肾，实顺水要道，用以溉田惠民，祛害就利，则邺城之壕，又匪特为护城，壮其形势矣！”此有壕相护，壕水灌田之邺城，更是非安阳莫属。此类诗文，多不胜举。

更举一事，尤可见安阳城之为邺城。安阳城内有“邺城驿”，位南门里，南门西街路北。南北驿道邮传，于此换马，故俗称此南门内十字路口为换马口。笔者青少年时期，即居此路口近处，换马口之名，记忆犹存。《邺乘》：

邺城驿在府治西南，永乐十三年建。

《河南通志》：

安阳县邺城驿，现设驿塘马一百八十四匹，驿塘等夫三百四十一名。

此明清两代之记载也。于安阳城内设置驿塘，而以“邺城”为名。不仅当地人认可，官方认可，后之修志者也以为是。

综上可见安阳城即是邺城，乃古邺城焚毁后，新建之邺城。指称安阳城为邺城，尚非仅属传统之文化心理状态，而是有历代史籍与方志记载作依据的。

至于已焚毁之邺城，则后世多称古邺城，或故邺城，以与新邺城相对称，如岑参有“登古邺城诗”，又如唐龙朔元年之《大唐故处士张君墓志铭》中说：“合葬于故邺城西八里。”又如明孔天胤《邺二大夫祠记》：“旧祀于古邺城西南。”

总之：周隋之际，新筑之邺城，即后之相州城、魏郡城、邺郡城、彰德路城、彰德府城、安阳县城。古、新两邺城先后为魏郡相州之治所，新邺城且为邺郡之治所，可见两邺城有明显之继承关系。

四、隋唐以降，多以邺、邺中、邺下甚至邺都，作为设治所于安阳之州郡路府或安阳之别称

史籍中例多，如上节所引《通鉴》史思明敕安庆绪一节中之“邺中之众七万”、“追之至邺”、“欲救邺”，皆是，余不举。

兹仅以诗、文、碑记、书、报为例。

“邺”——现存最早称安阳为邺之实物，为宋循墓志。循，隋之骠骑将军遂州刺史，卒于开皇九年。志云：“葬于邺北，西门豹祠西北。”此志出土于今安阳北之丰乐镇西，正位丰乐镇西门豹祠之西北，而位古邺城之西南。可见志文中之“邺”，不指古邺城，而指新邺城，即今安阳城。又如唐碑，颜真卿铭、蔡有邻书之《周太师蜀国公尉迟公祠庙碑》，唐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立于安阳。此是尉迟迥之庙碑。尉迟迥镇守之邺，乃古邺城，也死于古邺城，而唐人为之立庙树碑于安阳，其以安阳继邺之意也很明显。铭文有：“邺有贤守，是为张公”之句。“张公”，指为尉迟迥建祠之唐相州刺史张嘉佑。此语中之邺，指以安阳为治所之相州也。按：开元二十六年，相州尚未改称邺郡，隋时更无邺郡之称，可见隋唐人称安阳为邺，并非因安阳后来作为邺郡治所之故。唐天宝元载，全国改州为郡。相州之郡名，原本为魏郡，此时却不改称魏郡，而改为邺郡，其以安阳为邺之意，十分明显。乾元后，虽又改郡为州，而州郡之名并用，安阳为相州，邺郡治所，至宋犹然。此也正式之名，并非文化心理状态。

尤其是明朝崔铣著《彰德府志》别称为《邺乘》。乘者，春秋时之晋史也。后用为记载之通称，如“史乘”。“邺乘”即邺之史也。此书名中之邺，指以安阳为治所之彰德府。后，明郭朴著《续彰德府志》，又名《续邺乘》。抗日战争前，王幼侨创《邺华日报》于安阳，已至现代了。

“邺中”——如唐天宝八载所立之《唐故灵泉寺元林禅师神道碑》有句：“（元林）腾声洛下，独步邺中。”“邺中”即“邺地”，此指设治所于安阳之邺郡也。又，宋文彦博诗《寄相州侍中韩魏公并序》序文中有：“营水竹之清虚，较相洛之优劣，莫如韩乐，宛在邺中。”此邺中指安阳城内。其时，韩琦于安阳城

内，新筑康乐园，故序文说“营水竹之清虚”。文彦博居洛阳，也有园。

“邺下”——明朝谢榛有“邺下秋怀”诗。谢是后七子之一，久客安阳，逝后，葬安阳城南二十里处。此“邺下”指明之安阳。又，清安阳人王槐一刊《邺下四子诗》，乃吴振周、李陶世、李维世、宋凤来四人之诗，皆安阳人也。历代当地人之信札、书、画、题记等落款，以及碑碣、方志行文，更多使用“邺”、“邺中”或“邺下”，不必絮烦了。这些原本皆是古邺城或以古邺城为治所之州郡别称，而隋唐之后，却以之别称安阳或以安阳为治所之州郡了。所以从别称上，也可见出安阳与邺之继承关系。

最后说“邺都”——尽人皆知，邺都指古邺城及其郊区。也是众所周知，安阳曾为邺都畿地，也曾为邺都之畿县。然少有人知，今安阳也称邺都，兹引述于下：

《隋书·长孙平传》载：“邺都俗薄，旧号难治，前后刺史，多不称职。朝廷以（长孙）平所在善称，转为相州刺史，甚有能名。”按：隋之前，古邺城已焚毁，居民已迁安阳，相州也迁至安阳。隋廷特简干员长孙平为相州刺史，到安阳治邺都俗薄。此以安阳为邺都也。又，《隋书·梁彦光传》载：“（梁）及居相部，如岐州法。邺都俗薄，人多变诈，为之作歌，称其不能理化。”此言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时，照搬岐州经验，未能治化邺都之俗薄，也以“邺都”称今安阳也。又，同书《令狐熙传》、《樊叔略传》也均以邺都指安阳，从略。“邺都”一语，四传同用，非偶然也。唐也如此。《续高僧传》中有《唐邺都开元寺智□传》。此书乃唐名僧道宣所撰，道宣乃佛教南山宗开创人，著述和译经均多，其学识与人品毋庸置疑。按：唐相州有开元寺，位今安阳城小西门外，而唐之邺县却无开元寺（相州开元寺，于隋朝为演空寺，名僧灵裕坐化此寺）。此唐人称安阳为邺都之例也。

时至近代，范寿铭、顾燮光之《河朔访古新录》所引《随辚日记》，犹称：“八月初四，将发彰德。郡，古邺都，于宋为相州治。”此外“相州治”一语，明指安阳。因宋之相州设治所于安阳也。《随辚日记》也以“邺都”指称安阳。

又，徐珂所著之《清稗类钞》地理类安阳县条说：“曹魏曾都于此。”按：此语如在彰德府条下，自然只能是指古邺城，此则，系于安阳县条下，便见出徐珂也认为安阳是曹操之都。

安阳称殷都，无异议；称邺都，可能有怀疑，主要是古邺城处眼下不在安阳境内之故，笔者于兹揭出隋以来称安阳为邺都之例证，以见前人今人并不以古邺城不在今安阳境内，而不以安阳为邺都。自古邺城焚毁后，千余年来，安阳即为邺都。

五、安阳有众多邺之遗存

有关邺之遗迹，在安阳者甚多，其中至今尚可指见者，仍然不少，兹依时代顺序略述之。

史起横渠渠首与魏武漳渠堰——位今安阳渔洋村北。

魏武万金渠上段——堰口位今安阳城西北10公里，洹水北岸枯河村南，东北流经王度、万金、苏度，经古邺城南，东去。

曹植愁思冈——曹植愁思行吟处，即安阳南冈之东部，位安阳城南8公里。

甄后陵——位古邺北城之南，约8公里。今安阳灵芝村，乃曹丕之甄妃改葬后之朝阳陵。

龙山与虎洞——左思《魏都赋》曾提及。龙山位今安阳水冶镇南，虎洞位今安阳城西北约15公里野马冈南侧，后赵避石讳，改名彪洞，至今。

后赵西门豹祠——位安阳丰乐镇，古邺北城西南8公里，今存基址，并宋以来碑四通。

韩陵山寺及“韩陵片石”碑——今寺基犹存，原碑久毁，明复刻碑犹存，树于山之东麓。

东魏漳滨堰——位今安阳西北，西高穴村北偏西。

东魏宝山寺——后名灵泉寺，东魏武定初建。今仍残存于安阳西南宝山中，名僧道凭骨塔岿然无恙，武定四年开凿之大留圣窟，保存仍较完好。

北齐合水寺——后名修定寺。北齐天保年间建。今仍存基。础于安阳西北清凉山（原名合水山）谷中。

北齐云门封——或书云居寺，后名光严寺、永庆寺。北齐天保年间，高洋为名僧僧稠建，位安阳西，龙山之阳，天喜镇。

小南海石窟——北齐乾明元年（公元560年）凿。今仍存于安阳西南，小南海北岸，现存窟壁镌记可按。

此外，从今存地名尚可考见之邺都古迹有：魏武之招贤馆在今安阳之招贤村处。《魏都赋》“清流之稻”，今安阳清流村。石虎晾马台，今安阳亮马冈村。高欢屯兵之栗园，今安阳黎园村。北魏稻马泉，今安阳下马泉村，《明一统志》为置度村，皆位安阳南偏西。高隆之引水鼓炉处，今安阳水冶镇。此类前人著述中都曾涉及，非仅以古今地名音近或义近而猜疑者。也有不涉地名而可考见处所者，如西门豹渠、汉朝魏郡城、石虎梨园宫、北齐河清渠等。

至于邺县之安阳遗存，因县境屡为漳水改道冲刷，多不可考，兹举二例。（1）临漳有孙陶集村，村西北约1公里，有商村，《清一统志》云，即河禀甲之相，县志云，尚有汤王庙。事虽不可考，也足以想象邺县有殷遗迹也。（2）安阳渠。清《临漳县志》载：“百阳渠在县西南显王社，自天平渠引漳水十五里，南入安阳界，本为安阳渠，故言百阳”。《清一统志》也载此，并云在临漳西南45里。

仅上列遗存，也足佐证，安阳与邺，实为一体。

六、尤有甚者，直将古邺城事物，归于新邺城名下

如唐王维《送熊九赴任安阳》诗：

魏国应刘后，寂寥文雅空。漳河如旧日，之子继
清风。阡陌铜台下，闾阎金虎中。送车盈灞上，轻骑
出关东。相去千餘里，西园明月同。

“应”，“刘”，乃建安七子，邺下才人之代表。“铜台”，曹操铜雀台之省称也。“金虎”，曹操金虎台之简称也。“西园”，三曹七子游宴之处所也。均为古邺城事。设如诗题是送人赴任“相州”，尚可以古邺城事入诗，因当时邺县为相州之属县，然诗题是送人“赴任安阳”，似像不宜以古邺城事入诗，而竟以之入诗。

又如明朝宗室赵简王之后人朱枕易，题有安阳八景。(1)三台旧迹；(2)鲁山晴岚；(3)西陵遗冢；(4)漳河晚月；(5)万金惠渠；(6)拔剑灵泉；(7)龙潭瑞泽；(8)古庙夕阳。此八景中有五处与邺县有关，尤其是“三台”，当明朝分明在临漳县境，竟入于安阳。明末陈子龙有《送时之求之安阳命》诗，也以“西陵”、“三台”入诗。

上述种种，决非王维等人无知所致，也难以偶误解释，只可作如下理解：自焚毁古邺城，另筑新邺城后，人们认为，邺之事物由安阳继承，而不以古邺城处是否在安阳县境内为定夺。时至今日，仍有合例，如1984年印行之《善本碑帖录》81页，提到安阳时，录者张彦生先生自注“原邺县”，可见安阳即邺之观念，古今相承不辍。这些自然是一种传统文化心理状态之反映，然而这种状态源于历史事实，反映出倒是他们还了解安阳

与邺之关系。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此种心理状态。

本文所述，可概括为：安阳与邺，有难以截然分割之一体关系，安阳与邺有前后衔接之继承关系。安阳为邺、邺城、邺都、邺中、邺下乃历史发展所形成，于古有据，于今有证，不以古邺城是否在安阳境内来决定。殷都废而邺都兴，邺城毁而安阳起，安阳继邺，犹邺之承殷也。本为一地，时迁而名易。^①故安阳作为殷邺二都，实乃我国历史上之名都，与西安、洛阳、开封同为黄河流域人文荟萃之主要地区。

① 周武王灭殷后，“亲殷如周”，封武庚以存殷祀，殷都未成废墟。迄周公平定武庚与三叔联合叛乱后，方分批迁殷民于成周、宋与卫。于是殷都及其郊外之殷民聚落均成废墟。然而此地优越之地理条件未变，时间一久，人烟复聚于殷都郊外，方向东北，近20公里处，即古邺城处，后之邺都也。古邺城为杨坚焚毁后，邺民并各级机构迁于其西南约20公里处，当时邺县之安阳城，又回到殷都。所建新城，即隋唐之邺城，为当时相州所治之今安阳城。无论从殷到邺，从邺到安阳，相去皆约20里，较西安与秦咸阳之距离尚近，较太原与北汉并州之距离相当。今安阳城与殷都宫殿区相去约3公里，与殷都住宅密集区相去不到2公里。较隋唐洛阳与汉洛阳之距离，尚近许多。所以，今安阳城，乃殷邺二都之后身。于时，近继邺都，远承殷都；于地，则近归殷都，远绍邺都；均在同一地理环境之中，一而三，三而一者也。